

# 由心理層面分析希臘悲劇

## —— 伊底帕斯王之意涵

蔡龍保

### 一、前言

從悲劇中，我們最能感受到希臘民族的卓越。希臘人先天異稟在悲劇中發揮得最為淋漓盡致，悲劇將他們心靈中最深邃的東西展露出來，甚至是他們所未知的深層，也會受悲劇的感動而被啓蒙、喚醒。

痛苦產生愉悅——所有曾經體會過這種矛盾的人，都能見證這項人的本能所作的轉化過程。亞里斯多德稱悲劇是「憐憫和敬畏，以及一種情感因此得到洗滌和淨化的感受」。黑格爾則以為悲劇是「化不和諧為和諧」，這種說法意味著悲劇把生命短暫的不和諧溶入永恆的和諧裡。憐憫、敬畏、和諧、提昇，這就是構成悲劇愉悅的因素<sup>1</sup>。希臘人的目的在藉悲劇挑戰自己、轉化痛苦和死亡，以至體驗一個比我們所生存的世界更深邃、更真實的境界。

索弗克里斯 (Sophocles) 的名作——伊底帕斯王即是希臘悲劇中的佳作。在索弗克里斯所處時代的雅典，達到權勢和榮華的高峰，但此時的雅典亦有若干腐化的跡象。如蘇格拉底的辯證法是為求得真理，然而當時哲學或修辭學的教授、學者 (Sophists) 所教的演說術目的已不在追求真理，而在說服、求勝。這種口才訓練逐漸使得多數雅典人有一張訟師之口，每一件事的正反兩面都能說得頭頭是道、黑白不分。這種情況下，陳述著往往只訴諸利益的考量，而置道德的考量於不顧。由於人對其才智有過度的自信，便凡事以自我為標準，不再十分尊崇那為先民所崇敬的、人智所不能探知的真理之守護者——神。索弗克里斯的「伊底帕斯王」一劇便是在這種時空背景之下寫出來的。

因「伊底帕斯王」的故事富於感染力，很能喚醒潛藏在人心深處願望和恐

懼。故本文期望能以心理層面來分析此悲劇，藉以洞悉此劇背後所隱含的社會意義、社會精神及主角伊底帕斯之心理活動之真象，茲以劇中圖騰禁忌現象之解析、宗教觀與人文精神之探討及伊底帕斯情結三方面分析之。

## 二、劇中圖騰與禁忌現象之解析

弑父娶母是伊底帕斯的兩種罪惡，而人類早期的社會宗教制度——圖騰制度，正深深以此二罪為戒。伊底帕斯的弑父之罪，正同等於原始民族屠殺圖騰動物的禁忌<sup>2</sup>。而伊底帕斯娶母之罪即原始民族極為懼怕的亂倫禁忌。這兩個禁忌代表了希臘人對家族血親的生與死的態度。他們認為它是神聖的，每個人都不可與血親通婚生育（娶母），也不可毀滅它（弑父）。這種信仰在遠古時期就被崇奉著，與其他禁忌一樣被遵行著，並藉此制度與社會符號建立複雜的社會組織。進一步而言，任何破壞這些禁忌的人，不只是破壞了社會秩序，亦是破壞了宇宙秩序。許多原始部落的人包含希臘人在內就是在這個程度之內了解社會結構，此即為其內在心理的認知。

至於對破壞禁忌者的處罰與認知，是隨時代發展而不同的。如荷馬 (Homer) 與赫西歐 (Hesiod) 等人的詩裡則敘述伊底帕斯一直以國王的身分活著，直到他死在底比斯 (Thebes)，且此一事實亦在此地的葬禮文句中被提及<sup>3</sup>，文中且暗示著伊底帕斯仍是國王，且未失明<sup>4</sup>。由《奧得塞》(Odyssey) 中可知弑父不會遭致如西元前五世紀的社會責難或判罪，許多證據指出從西元前八世紀的黑暗時代到西元前五世紀，社會道德觀念逐漸發展的情況下，使希臘對伊底帕斯的角色要求更為嚴格，因此後來在此劇中對伊底帕斯弑父禁忌的關心便同其母。其演進可由 Fortes 的觀點看起。Fortes 以為伊底帕斯所經歷的此種不幸是源於命定，或者如希臘人所認知——伊底帕斯會從人性的邪惡中得到不幸<sup>5</sup>。在正常的情況下，「受害者」在這種文化、風俗的感染，是可以接受這些苦難，且沒有病態的自責或法律、宗教的判決施於其身上。在希臘，這種容忍的態度似乎持續到伊斯奇勒斯 (Aeschylus) 時代為止，伊斯奇勒斯似乎是第一個讓伊底帕斯反抗此種模式，並讓伊底帕斯對其違反禁忌採取其獨特的行動——即使伊底帕斯本身及所有人以為他是無罪的，他仍刺瞎了自己的雙

眼。這是意味著違反禁忌者加諸於自己身上莫大的羞愧與恐懼，這是「史無前例」的行動。伊斯奇勒斯明顯地視伊底帕斯的命運如同悲慘的阿奇里斯(Achilles)一樣命定<sup>6</sup>。然而即使伊底帕斯對其命運無太大之責任，伊斯奇勒斯仍強迫他去承受一些恐懼、羞愧，以致刺瞎自己的雙眼。伊斯奇勒斯視此為社會觀及社會改革的催化劑。在這方面，索弗克里斯為其繼承者，他也捕捉到伊斯奇勒斯筆下的伊底帕斯那種複雜的、非機械性行為的可能性，且更進一步地探討。索弗克里斯筆下的伊底帕斯更為其羞愧與厭惡所折磨，到了他只想死的地步<sup>7</sup>。由這一連串對伊底帕斯所犯忌禁的認知與處置，明示了當時社會對禁忌的容忍度與社會觀的變遷。

原始民族以為一個人觸犯了禁忌中的任何一條時，他本身即得到那一種成為禁制的特性，而使自己成為禁忌。因為禁忌的基礎是一種被禁制的行動，而這種行動的實行在潛意識裡卻強烈地被要求著，所以違反禁忌者的行動無疑的將鼓舞他人的模仿，因此他本身必須被隔離起來<sup>8</sup>。所以劇中神諭指示要驅逐此謀殺者或要他償命<sup>9</sup>。亦如伊底帕斯對藏匿罪犯者的處罰：「任何人不得挽留他，不得邀請他參加獻祭或祝禱，不得給他一滴水洗手，要將他從家中逐出」<sup>10</sup>。這些都顯示了對有傳染性的觸犯禁忌者之處置。而劇中所提到的災禍：「地上的植物正受著疾害；田裡的畜群正受著疾害；我們的婦女也正受著疾害，因而不孕。瘟疫像一個放火的神一般打擊我們…」<sup>11</sup>。這更是明顯地示現了觸犯禁忌的後果，亦即其心理的恐懼，所以人們才會急於找出原因而求助於他們的王——伊底帕斯。

Thalia Phillis Feldman 以為在真相大白後，伊底帕斯的感受有如一個現代人開車撞到了一個突然衝出的小孩。他沒有法律和道德上的責任，但心中的恐懼與羞愧是無法抹滅的。為了以外向、公開的方式揭露違反血親禁忌的人應有的內心情感，所以伊底帕斯故意刺瞎了自己的雙眼<sup>12</sup>。伊底帕斯自我懲罰的行動暗示了在禁忌的背後，社會風氣(ethos)開始加諸個人身上。一個「對禁忌有邪惡意圖的無辜者」，必須去承認、支持社會風氣，所以伊底帕斯因羞愧、自責而以刺瞎雙眼的方式償付社會之期望。早期的作者如伊斯奇勒斯及索弗克里斯則以為伊底帕斯瞎眼的重要性是對當代觀眾在文化與心理上的暗示。第一，它暗示著原始「替罪羊」(Scapegoat)的觀念<sup>13</sup>，且原始民族以

爲用血清除汙穢比最神聖的水更有效，對觸犯禁忌者有贖罪、淨化之作用。進一步言之，流血是一種普遍的原始哀悼方式，作爲死者之犧牲；或以傷害自身的痛苦以作爲死者之奠酒。第二，它暗示著伊底帕斯在道德上是無罪的，然而他是如此羞愧，以致強迫性地外化其內在的折磨。這正是佛洛伊德所言：「禁忌是由良心所造成的律法，任何對它的破壞都將使人產生罪惡感，且此罪惡感不會因爲係無意的舉動而減輕」<sup>14</sup>。伊斯奇勒斯和索弗克里斯則選擇此原始的懲罰方式來具體化社會風氣。這就是對違反禁忌者的處罰、認知的轉變與新社會風氣間的微妙關係，亦是社會價值觀的漸變現象。由另一角度視之，對禁忌的遵從會比以往更好，更未受褻瀆，因爲對違反禁忌的制裁，由外在神、自然與社會法律的制裁，內化到人的良知與道德觀。

### 三、宗教觀與人文精神之探討

佛洛伊德以爲靈魂和魔鬼，是人類自身情感衝動的一種投射，而其對禁忌的解釋更暗示出「良心」的本質，進而言之，宗教實爲人類心理的企盼、恐懼、認知價值的體現。希望能由劇中宗教觀之些微脈動，剖析希臘人文精神之微動。

法國史學家福斯泰爾·德·庫朗日(Frustel de Coulanges)所著的《古代城邦》一書中，認爲宗教是古代家庭和城邦賴以存在的基礎，以宗教爲紐帶而結成社會群體<sup>15</sup>。希臘人對於舊傳統、舊禮俗向來謹守不渝，絲毫不敢僭越；祖先和古代英雄是他們主要的信仰對象；他們在行重大決定之前，必先請求神諭<sup>16</sup>。對神、神諭、傳統禮俗的遵從爲其基本信仰，這也是我們在劇中可窺見的。

關於索弗克里斯對神與傳統宗教道德是防衛或是攻擊的態度，以及主角是代表獨一無二的個體或痛苦的人類全體等觀點，學者評論頗不一致。就表面觀之，索弗克里斯是彰明神的全知全能以及人對命運的無力感，對虔敬篤信的索弗克里斯而言，他以爲縱使神明預定我們應犯某罪，我們也必須順從他們的意志，才算是最高尚的道德。這種宗教信仰使他解決了人神之間的衝突困境<sup>17</sup>

。故在對神的崇敬日漸消弱的當時，索弗克里斯便以伊底帕斯的遭遇告訴我

們人類的才智是不足的；宇宙間存在著某種人智所無法控制，甚至無法探知的力量<sup>18</sup>。總之，索弗克里斯在此劇中欲藉著神至高無上的意志與人爲了逃離邪惡命運所做的徒勞的嚐試，兩者間的對比，使人們對神諭——神的意志屈服，並認知到命運的強制性與人的無力。

然而索弗克里斯並未因崇敬全知全能的神而否定人的價值。就內在隱含意義分析之，他亦質疑神，且引導人文精神之發展。如 Bernard M. W. Knox 所提醒我們的，劇中飢荒、傳染病、婦女不孕等災害是在伊底帕斯犯下其愚行多年之後才出現的，且伊底帕斯在這段期間過得非常好<sup>19</sup>，此實爲對代表正義的神的質疑；另一方面，伊底帕斯這樣一個有智慧、有勇氣、有道德者，努力地逃避邪惡之命運，卻落得如此悲慘之結果，實亦爲索弗克里斯對神合理性質疑的表現，是作者無言之抗辯。有證據顯示索弗克里斯是跟隨伊斯奇勒斯的方向，對戲劇加以倫理性的解釋。索弗克里斯在此劇中，在原始禁忌遺留之觀念與人文精神發展的重要階段間，扮演了溝通橋樑的角色。索弗克里斯對個人關心與個人情感追求的引導，在伊底帕斯對自我的堅持及其對命運、神諭的抗爭過程中清晰可見。

總之，索弗克里斯在宗教觀與人文精神間扮演調合者的角色。他一方面欲矯正當代因對人的才智的過度自信，造成道德觀的混淆，及對神崇敬的消弱；一方面又示意個人對人文精神的突破與闡發作努力地嚐試。由此亦可窺見索弗克里斯對社會教化的用心良苦。

#### 四、伊底帕斯情結

佛洛伊德觀察兒童在其性潛伏期之前選擇對象的時候發現他們有弑父戀母的情結。小孩想獨占其母而深恨其父；看見父母擁抱則感到不安；看到父親離去，則滿心愉快。兒童常坦率地、毫無忌諱地表達其情感，說要娶母親爲妻子。反之，就女孩而言亦然。女孩常迷戀父親，想推翻母親，取而代之，甚至在早年表現撒嬌之狀，而流露出女人特有的誘人媚姿及藝術。由這點透視其用意，與伊底帕斯的故事實際上是相同的<sup>20</sup>。佛洛伊德便稱此矛盾情感爲伊底帕斯情結，並以此心理結構分析伊底帕斯的行爲發展與過程。

佛洛伊德以為此劇的觀眾之所以感動，並不在於伊底帕斯的悲慘命運與神人間的絕對關係，而是在神話本身的隱義和內容，他們彷彿用自我的分析，而發現自己內心也早已有此弑父戀母的情結，也知道神和神諭的意志，就是自己的潛意識之高尙的裝飾物；好像他們記起了自己有驅逐父親而娶母親的欲望，而不得不害怕自己的此一想法。在他看來，索弗克里斯的意思，好像是說：「縱然你否認你曾有此念，或你自稱曾如何地努力、掙扎反抗這些惡念，結果都不免徒勞無功。因而你絕對無法消除這些惡念，他們將一生留存於你的潛意識之內」<sup>21</sup>。也就是說，一個人縱使抑其惡念，使它進入潛意識內，並自以為不再有這些觀念而沾沾自喜，但是他仍不免會有罪惡感，只是他看不出這個罪惡的根源與本質罷了。

另一方面，佛洛伊德以為在索弗克里斯的悲劇中有一正確無誤的揭示——伊底帕斯的傳說起源於一些原始的「夢境材料」(dreammaterial)，這些夢境材料中，提到了兒童第一次的性衝動造成了對父母關係不安的困擾<sup>22</sup>。劇中在伊底帕斯尚不明前因後果之時，他就開始對神諭的回憶感到煩惱。而其妻——亦為其母，則以「這種神諭不過如同許多人曾有與其母同床的夢一樣，沒有什麼意義」來安慰他<sup>23</sup>。今日亦同往昔，有許多人夢見與母親有性關係，並激憤、驚懼地陳述此事。事實上，就佛洛伊德的觀點，這正是這齣悲劇與伊底帕斯之父 Laius 死亡的關鍵原因。此外，佛洛伊德更利用伊底帕斯的母親（亦即其妻子）此雙重身分來解析夢。那些形成夢的願望，常常帶有變態、和近親相姦、亂倫的意味，佛洛伊德解釋其為原慾的傾向，亦即原慾在其對象上的投資 (investments)，它起源於甚早的幼年時代，而在意識生活中也早已被放棄了，但在入夜之後，它便仍然存在，並且再有活動的能力<sup>24</sup>。

總之，佛洛伊德以為伊底帕斯的故事是對此二種典型夢境——弑父娶母的禁忌的反映。他主要是以潛意識、原慾、夢的解析為原點，解釋伊底帕斯在劇中行爲的內在動因，並以為該劇即為人類內在心理世界之體現。

## 五、結 語

若說憐憫、敬畏、和諧、提昇是構成悲劇愉悅的因素，那麼無怪乎索弗克

里斯的作品「伊底帕斯王」是悲劇中的佳作。因在此劇中可以強烈地感受到這四個要素。索弗克里斯明顯地欲藉此劇予觀眾心理及文化上的暗示而行教化，在當時道德日漸不彰、對神的信仰日漸消弱的背景之下，索弗克里斯欲塑造新的社會觀、社會風氣來變對來改變對違反禁忌者的懲罰與認知，欲將人們對此懲罰的恐懼，由外在的神、自然與社會法律的制裁內化到人的良知與道德觀。而作者欲提昇信仰的虔誠的同時，並未因此而否定、忽略人的價值。就劇中隱義的分析，而他亦質疑神，且引導人文精神之發展。在伊底帕斯與不可知的命運與不可拒的神諭的抗爭過程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伊底帕斯對自我道德性的堅持、自信心的堅定、嚐試的勇氣，此即索弗克里斯對個人關心與個人情感追求的正向引導。他實亦藉此改良社會的功利、道德的腐化、及對神崇敬的消弱，真可謂關心社會之改革者。

而伊底帕斯情結則純粹是佛洛伊德的理論。他以幼時期儲於潛意識中的弑父戀母的情結解釋伊底帕斯的行為，其論點正確與否實仍需存疑，並待進一步全盤性地解釋。然而佛洛伊德這種直指人心的分析方法雖與吾輩學史者大不相同。因為對事件分析之觀點，亦值得我們參考，應予以正面的肯定。

（本文作者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 註 釋

- 1 Edith Hamilton 著，曾珍珍譯，*The Idea of Tragedy*，轉引自曾珍珍、劉毓秀合譯之《希臘悲劇》台北：書林，民國85年10月，頁6。
- 2 佛洛伊德從小孩和強迫性心理症病人與原始民族心態間的相似性，證明了圖騰為其對父親形象的轉化佛洛伊德著，參閱楊庸一譯，《圖騰與禁忌》台北：志文出版社，民國84年12月，頁7。
- 3 Thalia Phillis Feldman, "Taboo in the Oedipus Theme", in *Transaction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 1962, P.132.
- 4 文中提到 "fighting for the flocks of Oedipus".
- 5 Meyer Froles, "Oedipus and Job in West African Religion",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9, P.7-18.
- 6 阿奇里斯是荷馬史詩《伊里亞得》(Iliad)中的希臘英雄，傳說他除踵部外全身刀槍不入，後因被射中唯一弱點而死。

- 7 註同3，頁133。
- 8 楊庸一譯，《圖騰與禁忌》台北：志文出版社，民國84年12月，頁36，49。
- 9 Sophocles, Oedipus Tyrannus,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Luci Berkowitx and Theodore F. Brunner, New York.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1970, P.4.
- 10 同註9，頁8。
- 11 同註9，頁3。
- 12 同註3，頁136。
- 13 古代猶太於贖罪日背負人們的罪過而被放於荒郊的山羊。
- 14 楊庸一譯，《圖騰與禁忌》台北：志文出版社，民國84年12月，頁89。
- 15 楊庸一譯，《圖騰與禁忌》台北：志文出版社，民國84年12月，頁88、118。
- 16 Pierre Lereque, "The Birth of Greece",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Anthony Zielonka, New York: Harry N. Abrams, Inc, 1994, P.132-133.
- 17 佛洛伊德著，葉頌壽譯，《精神分析引論》台北：志文出版社，民國86年1月，頁315。
- 18 Bernard M. W. Knox, The Continental Edition of World Masterpieces 之 Introduction，轉引自1《希臘悲劇》，頁93-97。
- 19 同註4，頁128。
- 20 同註17，頁316-317。
- 21 同註20，頁315。
- 22 Sigmund Freud,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James Strachey,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and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ed., 1955, P.263.
- 23 同註9，頁22。
- 24 同註16，頁321。

## 參考書目

- Sophocles, Oedipus Tyrannus,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Luci Berkowitx, Theodore. Brunner, NewYork. London: w. w. Norton&Comp any. inc., 1970.
- Aeschylus、Sophocles、Euipides 著，劉毓秀、曾珍珍譯，《希臘悲劇》台北：書林出版社，民國85年10月。

Sigmund Freud,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James Strachey,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and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55.

佛洛伊德著，楊庸一譯，《圖騰與禁忌》，台北：志文出版社，民國 84 年 12 月。

Thlia Phillis Feldman, "Taboo in the Oedipus Theme", in *Transactions and Proceeding of Americal Philological Asiociation*, 1962.

Meyer Fortes, "Oediups and Job in West Africal Religion",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9.

Pierre Leveque, "The Birth of Greece",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Anthony Lielonka, New York: Harry N. Abrams. Inc. 1994.

佛洛伊德著，葉頌壽譯，《精神分析引論》，台北：志文出版社，民國 86 年 1 月。

Edith Hamilton, *Mythology*，台北：書林出版社，1942。

